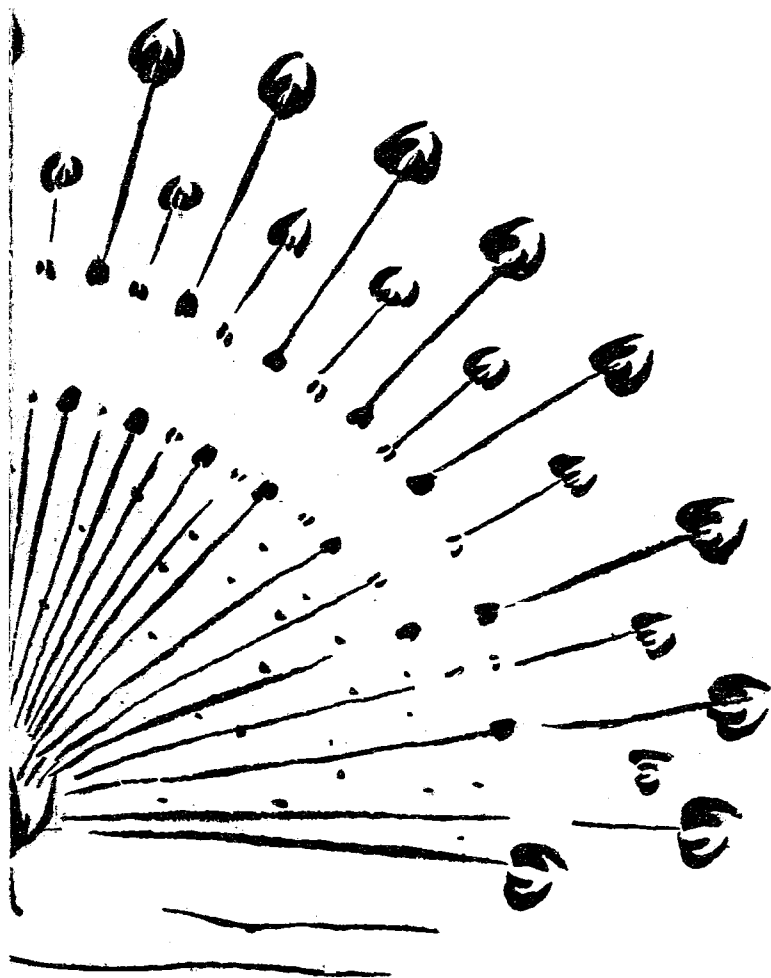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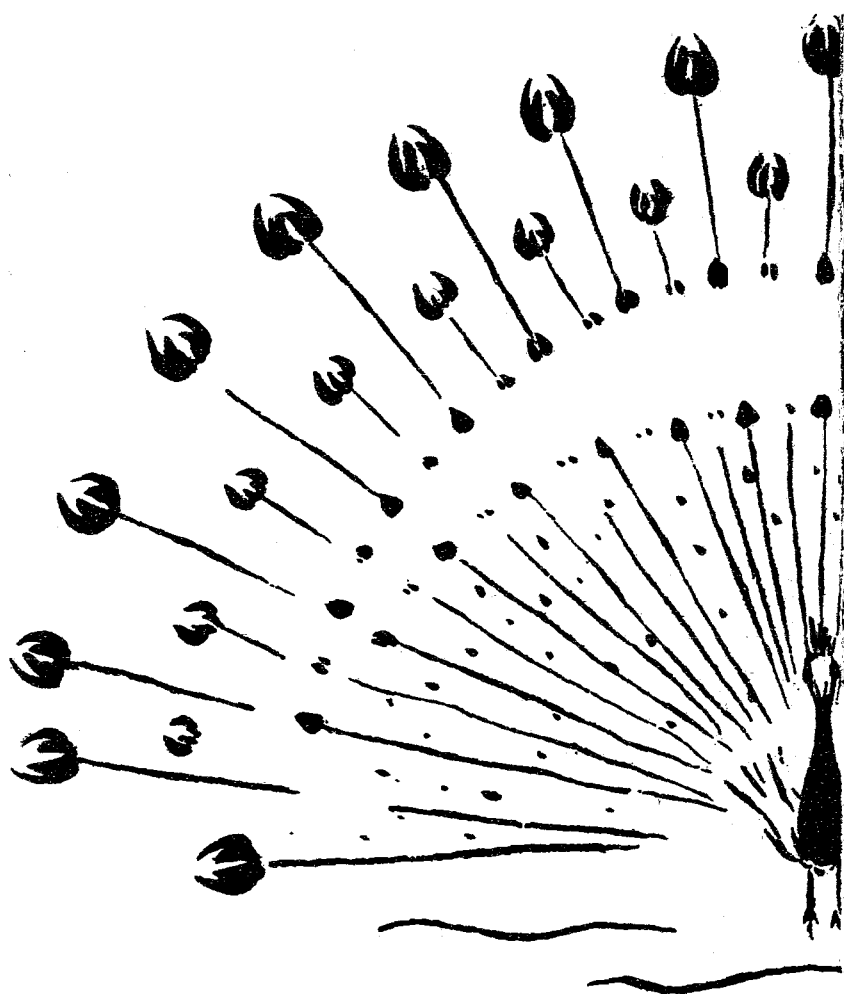
9335

新月詩選

陳夢家傳

徐志摩 孫大雨 陳夢家 俞大綱 朱不柵
卞之琳 沈祖棻 沈從文 謝夢華
饒孟侃 方令孺 梁鎮 楊子惠
朱湘 林徽音





新月詩選

序言

一

新詩在這十多年來，正像一支沒有定向的風，在陰晦的氣候中吹，誰也不知道它要往那一邊走。早上和黃昏的流雲，本沒有相同的方向，因為地面，上直流的長河有着他們不變的邊岸。中國的新詩，又比是一座從古就沉默的火山，這一回，突然噴出萬丈光芒沙石與硫磺交雜的火焰，祇是燦亮，却不是一宗永純的燦爛。人，全有他們指望的永恆，但是

風暴與虹一切天界奇麗的彩霞，總只是暫時間的美，不是永常的光明。所以儘管細，細得像一支山泉的水源，她靜靜的流，流過千重萬重的山，在山澗裏悄悄走着生命無窮的路，耐着性，並不有多大狂妄的誇張，她只是悄悄的無停留的流。漸漸的，她如蠶絲的越吐越長，她也不要驚奇她所成就的宏偉的事業，因為她是一條長江的起源。那一時她流，流進了海口，當她回頭一望幾萬里遙遠的過程（她自己原沒有想到那樣長），再望到大海裏自由與遼闊的世界，她怎樣能不歡喜？

我們自己相信祇是山澗中一支小小的水也。有過多少曲折蜿蜒的路程，每一段路使我們感到前面儘是無窮創造的天地。我們也曾遇到些石礫的阻碍，但我們有的是流不盡的氣力，和一個永遠前向的指望；背後流過那長長的流水不在欺騙我們，給了我們更深的信心，教我們淡忘了當前小小的阻碍，忍耐的開闢新的路子。我們歡喜，因為水總是越流越大，且不問她要成就的是一灘湖還是一流長河，但我們企望的是看得見大海，在大海裏應和浪花的喧響的詞。我們厭棄寂寞。

十年來的新詩，又像一隻小船在大海裏飄：在底下有那莫可以抵抗洶湧的從好遠的天邊一層捲一層越過越強蠻的水浪，追着船順着它行；但側面那從更遼遠的高山叢林間吹來的大風，也有難以對制的雄力，威脅風帆朝着它的方向飄。船祇有一個舵，他要聽從那一方才好？我說，不是風，也不是水勢。他應該，一半靠着風一半靠水勢，在風和水勢兩下牽持不下的對抗中，找一個折衷的自然趨向。

我們自己相信一點也不會忘記中國三千年來精神文化的沿流，（在東方一條最橫蠻最美麗

的長河）我們血液中依舊把持住整個中華民族的靈魂，我們並不否認古先多少詩人對於民族貢獻的詩篇，到如今還一樣感動我們的心。可是到了這個世紀，不同國度的文化如風雲會聚在互相接觸中自自然然溶化了。我們的小船已經不復是在內河裏單靠水勢或一根繚繩向前行，船出了海口在大洋裏便不由你自己做主，因為風抵住你的帆篷！（她至少也有一半操縱的力量。）外國文學影響我們的新詩，無異於一陣大風的侵犯，我們能不能不受她大力的掀動，灣過一個新的方面？那完全

是自然的指引。我們的白薔薇園裏，開的是一色雪白的花，飛鳥偶爾撒下一把異色的種子，看園子的人不明白，第二個春天竟開了多少樣奇麗的異色的薔薇。那全有美麗的，因為一樣是花。

我們再一計數十年來的航行，到底走了多少路程？不是嗎？有的時候紆緩，因為安穩總是頂好；有的時候急速，誰都愛趕走快路；有的時候祇來回的打轉，船失了主張，船手有的招怪風有的招怪水勢，向左向右，快，慢，夥計們各有各的主意，全不讓步；來共同商議一致的策略。一支舵，不能撐開兩樣的方

向。舵在船尾梢上，但另外一支舵是開船人的「齊心」。夥計們在駛行上多爭執，不知耽誤了多少行程。在沙灘上擱淺的時候，有的人就躺下睡着了。剩下那驚醒的蠻壯的，齊心合意把船救出了沙灘，友誼與熱誠的携手。一同認定一個方向走。現在船在海洋上，驚濤和礁石時常遇到，但是險惡中使他們知道謹戒，使他們堅強。

我們自己相信是在同一方向努力的人。對於新詩，單憑了自己（這少數人）算是指出一個約略的方向，這方向，祇是這少數人共同的信心。我們在

相似或相近的氣息之下，裹着同樣以嚴正態度認真寫詩的精神（並且只爲着詩才寫詩）。我們希望一點苦心總不會辜負自己。現在我回顧過去五六年中各人的詩作，收集來做爲我們熱誠的友誼與共同的努力的紀念。中國寫詩的人儘多，但我不打算做一次完全的收集，只憑這十數人小小努力的成績，貢獻在讀者的前面，給他們一點整個的印象。功罪完全讓給讀者去評定，我們甘願擔當公正的罪名。

這詩選，打北京晨報詩鐫數到新月月刊以及

最近出世的詩刊並各人的專集中，挑選出來的。我敢說，這裏並沒有可以使人驚異或讚美的光輝，我們不盼望立時間成就的「大」，儘管小，小得只要「純」。幾粒小小的星子，她只是黑夜裏一個啓示，因為未來的光旦有着更大的光芒，太陽偉大的燦爛是無可比擬的，數不到小星自己。

二

我們歡喜「醇正」與「純粹」。我們愛無瑕疵的白玉，和不斷煅煉的純鋼。白玉，好比一首詩的本質，純粹又美；鋼代表做詩人百煉不懈的精神：如生鐵，

在烈火中燒，在鐵砧上經過無數次大鎚的錘打，結果那從苦打和煎熬中煅煉出來的純鋼，才能堅久耐用。我們以爲寫詩在各種藝術中不是件最可輕易製作的，他有規範，像一匹馬用得着韁繩和鞍轡。儘管也有靈感在一瞬間挑撥詩人的心，如像風不經意在一支蘆管裏透出諧和的樂音，那不是常常想望得到的。精心刻意在一件未成就的藝術品上預先想好它最應當的形態，就能換得他們苦心的代價。聽人在三絃上拉出傳神的曲調，儘是那麼簡單的三根絃，那麼一灣平常的弓，和幾隻指頭的播

弄，自有他得神的「技巧」。誰能說他們的手指在琴絃上的播弄，不是經過了多少回的試驗？一個天才難說從來就懂得最適當地位。一首好詩，固然一定少不了那最初侵透詩人心裏的靈感，就如燈，若使有油沒有火去點是不會發亮的。但是小小一盞火，四面有風得提防要小心火燄落下去，你讓怎樣衛護已經點亮的火，使它在自己能力的圈子裏發最輝煌的光。一個做詩人也要有如此細心與耐心。

匠人在方玉石上想要雕鏤出奇美的圖象，他先要有一個想像，再要準備好一把銳利的刀，又要

手腕，要準確的把自己的想像描上玉石上，因為一個匠人最大的希望最高的成功是在作品上發現他自己的精神的反映。醇正與純粹是作品最低限的要求，那精神的反映，有賴匠人神工的創造，那是他靈魂的移傳。在他的工程中，得要安祥的思索，想像的完全，是思想或情感清遠的過程。

詩，具有兩重創造的涵義。在表現上，它所希求的是新的創造，是從煅煉中提選出的堅實的菁華，它是一個靈魂緊縮的軀壳。在詩的靈感上，需要那新的印象的獲取（就是詩的內在是一着新的詩

的發現。所以寫詩人的涵養是必不可少的。真實的感情是詩人最緊要的原素，如今用欺騙寫詩的人到處是，他們受感情以外的事物的指示。其次，要從靈感所激動的詩寫出來，他要忠實于自己。技巧乃是從印象到表現的過渡，要準確適當，不使橘樹過了河成了枳棘。

有些撒種的人，有好的種子却不留心把它撒在荊棘裏，石頭上或淺土的地方，種子就長不起來。詩也一樣需要適宜栽培的。（圖畫或音樂一樣需要色彩或聲調的設置得宜）所以詩，也要把最妥

貼最調適最不可少的字句安放在所應安放的地
位：它的聲調，甚或它的空氣（Atmosphere）也要
與詩的情緒相默契。

爲什麼一張圖畫安上了金邊就顯得清楚？爲
什麼在城外看見燈紅的落日圈進一道長齊的古
城牆裏就更使我們歡喜？是的，從有限中才發現無
窮。一首蘊藏無限意義的詩不在長，也許稀少的幾
行字句就淹沒了讀書的海。（因爲它是無窮意義
的縮短。）限制或約束，反而常常給我們情緒伸張
的方便。「緊湊」所造就的利益，是有限中想見到無

限。詩的暗示，檢拾了要遺漏的。

我們不怕格律。格律是圈，它使詩更顯明，更美。形式是官感賞樂的外助。格律在不影響于內容的程度上，我們要它，如像畫不拒絕合式的金框。金框也有它自己的美，格律便是在形式上給與欣賞者的貢獻。但我們決不堅持非格律不可的論調，因為情緒的空氣不容許格律來應用時，還是得聽詩的意義不受拘束的自由發展。

我們並不是在起造自己的鑲鎖，我們是求規範的利用。練拳的人不怕重鉛累壞兩條腿，他們的

累贅是日後輕騰的準備，日久當他們放鬆了腿，綁着的重鉛，是不是他得可以跑得快，跳得高，他們原先也不是有天才的才能，約束和累贅的肩荷，造就了他們的神技。匠人決不離他的規矩繩尺，即是標準。詩有格律，才不失去合理的相稱的度量。

既是詩，打從初在心靈中發動起，一直到譜成文字，早就多少變了原樣，因為文字到底不能表現我們情緒之整體。所以文字，原是我们的工具，我們永遠擺脫不過的鎖鎖，倘使我們要「寫」詩，只是從熟練中，我們能漸漸把持它，操縱它，全靠我們對

它深切的交接。我們會把技巧和格律化成自己運用的一部。但是合理，情緒的原來空氣的保存，以及詩的價值的估量，是運用技巧或格律的前提。

主張本質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謹嚴，差不多是我們一致的方向，僅僅一種方向，也不知道那目的離得我們多遠！我們只是虔誠的朝着那一條希望的道上走。此外，態度的嚴正又是我們共同的信心。認真，是寫詩人的好德性，天才的自誇，不是我們所喜悅的。我們寫詩，因為有着不可忍受的激動，靈感的跳躍挑撥我們的心，原不計較這詩所

給與人的究竟是什麼。我們不會把詩注定在那一種特定的意義上（或用義上），我們知道感情不容強迫。我們從所看的所聽的而有感的想的，都一齊寫來，靈感的觸遇，是不可預料，沒有界限的。縱使我們小小得如一粒沙子，我們也始終忠實於自己，誠實表現自己渺小的一掬情感，不做誇大的夢。我們全是年青人，如其正戀愛着，我們自然可以不羞慚的唱出我們的情詞。但是當我們生活在別樣的空氣中，別樣的，情感煽動我們，我們也承受。世界是最大，各人見聞的總只一角落，除非我們的想像，她有最

能耐的翅膀遠遠的飛，但我們時刻不會忘掉自己的血，踩着的地上，並這時間的罡風，我們的情緒決不是無依憑的從天空掉下的。惑人的新奇，誇張的夢，和刺激的引誘，我們謹慎不敢沾染。把住一點兒德性上的矜持，老老實實做人，老老實實寫詩。

總之，我們寫詩，只爲我們喜愛寫。比是一隻雁子在黑夜的天空裏飛，她飛，低低的唱，會不記得白雲上留下什麼記號？只是那些詞，是她自己喜愛的，她的生命，她的歡喜！

在這裏入選的共十八人，詩八十首。其中，有的人寫的不多，只好少選。各詩的來處如下：民國十五年四月至六月北京晨報副鐫的詩鑄共十一期，十六年三月起新月月刊共三卷，二十年詩刊共三期，死水（聞著），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以上徐著），夢家詩集，（以上新月出版），草莽集（朱湘著，開明出版）。此外有從別處選來的，爲數極少。這些詩，僅僅根據自己的直觀，選擇那些氣息相似的，有的曾和作者自己商談過，揀各人詩中別具風格的（Typical）。有些長詩，因篇幅關係只好

從略了。

在我選好以後，我發現這冊集子裡多的是抒情詩，幾乎占了大多數。我個人，最歡喜抒情詩。抒情詩的好處，就是那樣單純的感情單純的意象，却給人無窮的回味。（我們看見小小一顆星，時常啓示我們無窮的想像。）人類最可寶貴的，是一剎那間靈感的觸發，（雖是俄頃，誰說不就是永久？）記載這自己情感的跳躍，才是生命與自我的真實表現。偉大的敘事詩儘有它不朽的價值，但抒情詩給人的感動與不可忘記的靈魂的戰慄，更能深切的抱

緊讀者的心。詩人偶爾的感興，竟許是影響人類的終古的情緒。抒情詩好比靈魂的底奧裏一顆古怪的火星，和一宗不會遺失的聲音，一和我們交感以後，像雲和雲相擦而生的閃電，變成我們自己的靈魂的聲音，這真是自然的奇蹟！

從前於新詩始終不懈怠，以柔美流麗的抒情詩最爲許多人喜歡並讚美的，那位投身于新詩園裏耕耘最長久最勤快的，是徐志摩。他的詩，永遠是愉快的空氣，曾不有一些兒傷感或頹廢的調子，他的眼淚也閃耀着歡喜的圓光。這自我解放與空靈

的飄忽，安放在他柔麗清爽的詩句中，給人總是那舒快的感悟。好像一隻聰明玲瓏的鳥，是歡喜，是怨，她唱的皆是美妙的詞。山，海，小河，女人，馬來人，詩家，窮孩子，都有着他對他們的同情的回響。「我等候你」是他一首最好的抒情詩。「再別康橋」和「沙揚娜拉」是兩首寫別的詩，情感是澄清的。「季候」一類詩是他最近常寫的小詩，是清，是飄忽，却又是美！但是『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志摩的詩也正如此呢！

影響于近時新詩形式的，當推聞一多和饒孟

侃，他們的貢獻最多。中國文字是以單音組成的單字，但單字的音調可以別爲平仄（或抑揚），所以字句的長度和排列常常是一首詩的節奏的基礎。主張以字音節的諧和，句的均齊，和節的勻稱，爲詩的節奏，所必須注意而與內容同樣不容輕忽的，使聽覺與視覺全能感應藝術的美（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建築的美），使意義音節（Rhythm）色調（Tone）成爲美完的諧和的表現，而爲對於建設新詩格律（Form）唯一的貢獻，是他們最不容抹殺的努力。

苦煉是聞一多寫詩的精神，他的詩是不斷的

鍛煉不斷的雕琢後成就的結晶。「死水」一首代表他的作風，也許「夜歌」同是技巧與內容溶成一體的完美。「你指着太陽起誓」是他最好一首詩，有如一團溶金的烈火。

同樣以不苟且的態度在技巧上嚴密推敲，而以單純意象寫出清淡的詩，是饒孟侃。澄清如水，印着清靈的雲天。「呼喚」「衛」「招魂」全一樣皆是清淡可喜的詩。四行「走」有他試創的風格。

朱湘詩，也是經過刻苦磨煉的。「當舖」的題材，很難得。「雨景」一首在陰晦中啓示着他的意義。

十四行詩 (Sonnet) 是格律最謹嚴的詩體，在節奏上它需求韻節在鏈鎖的關連中最密切的接合；就是意義上，也必須遵守合律的進展。孫大雨的三首商籟體給我們對於試寫商籟體增加了成功的指望，因為他從運用外國的格律上，得着操縱裕如的證明。他的一千行「自己的寫照」，是一首精心結構的驚人的長詩，是最近新詩中一件可以紀念的創造。他有闊大的概念從整個的紐約城的嚴密深切的觀感中，托出一個現代人錯綜的意識。新的詞藻，新的想像，與那雄渾的氣魄，都是給人驚

訝的。

邵洵美的詩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氣，
艷麗如一個應該讚美的艷麗的女人（她有女人
十全的美。）只是那縷綿是十分可愛的。「洵美的
夢」是他對於那香艷的夢在滑稽的莊嚴下發出
一個疑惑的笑。如其一塊翡翠真能說出話讚美另
一塊翡翠，那就正比是洵美對於女人的讚美。

在此地，容我表示我的歡喜，能以在這集子中
收集兩位女詩人的選作。令孺的「詩一首」是一
道清幽的生命的河的流響，她是有着如此樣嚴肅

的神彩，這單純印象的素描，是一首不經見的佳作。同樣的渴望着更奇麗的詩篇的出現，對於林徽音初作的幾首詩表示我們酷愛的歡心。她的「笑」也是一首難得有的好詩。

韋德的詩是我朋友間所最傾愛的，又輕活，又靈巧，又是那麼不容易捉摸的神奇。「幽子」「海上的聲音」皆有他特樹的風格，緊迫的錘煉中却顯出溫柔。

卞之琳是新近認識很有寫詩才能的人。他的詩常常在平淡中出奇，像一盤沙子看不見底下包

容的水量。如「黃昏」，如「望」都是成熟了的好詩。

梁鎮，俞大綱，沈祖牟的幾首詩，技巧的熟煉和意境的純粹，決不是我們的誇張。梁鎮的詩是濃重的。「想望」是一首頌讀自然的詩，「默示」給我們一種最美最迴蕩的情調。大綱祖牟全有舊詩的根抵，他們的詞藻是相信得過都是經過揀練的。但大綱的詩清，祖牟的詩安穩。

沈從文以各樣別名散在各處的詩，極近于法蘭西的風趣，樸質無華的詞藻寫出最動人的情調。我希望讀者看過了格律謹嚴的詩以後，對此另具

一風格近于散文句法的詩，細細賞玩它精巧的想像。所惜他許多寫苗人的情調，一時無法盡量搜尋，是我最大的遺憾。

末了，楊子惠，朱大祐，劉夢羣三位已故的詩人，他們在晨報詩鑄曾有過最可珍惜的努力的寫作，現在將他們的遺作併在一起，算作一點小小的紀念，並向他們致最敬的哀悼。

在此，謹以謙卑與熱誠的態度，將這束詩選貢獻給愛讀詩的人們。這只是暴露，決不是可以炫耀的。我們再說：

我們甘願擔當公正的罪名

二十年八月陳夢家僭擬于上海天通庵。

詩選目錄

徐志摩

我等候你

再別康橋

沙揚娜拉

哈代

大帥

季候

消息

火車禽住軌

聞一多

死水

你指着太陽起誓

夜譚

也許

一個觀念

奇蹟

饒孟侃

呼喚

招魂

蘅

走

無題

三一八

孫大雨

訣絕

回答

老話

朱
湘

美麗

當舖

雨景

有憶

邵洵美

邵洵美的夢

蛇

女人

季候

神光

方令孺

詩一首

璧奇

林徽音

笑

深夜裏聽樂聲

情

仍然

陳夢家

雁子

搖船夜譚

夜

一朵野花

白馬湖

再看見你

我是誰

方瑋德

海上的聲音

幽子

風暴

微弱

梁
鎮

晚譚

默示

想望

卞之琳

望

黃昏

魔鬼的夜譚

寒夜

俞大綱

她那顆小小的心
你

沈祖棻

瓶花

港口的黃昏

沈從文

頌

對話

我喜歡你

悔

無題

夢

薄暮

楊子惠

回來啦

錢樹開花

她

朱大椿

笑

春光

默向涼秋

淡忘

感慨太多

落日頌

劉夢葦

鐵道行

最後的堅決

生辰哀詞

致某某

示蠟

徐志摩

我等候你

我等候你。

我望着戶外的昏黃

如同望着將來，

我的心震昏了我的聽。

你怎還不來？希望

在每一秒鐘上允許開花。

我守候着你的步履，

你的笑語，你的臉，

你的柔軟的髮絲；
守候着你的一切，
希望在每一秒鐘上
枯死——你在那裏？
我要你，要得我心裏生痛，
我要你的火焰似的笑，
要你的靈活的腰身，
你的髮上眼角的飛星；
我陷落在迷醉的氛圍中，
像一座島。

在綠綠的海濤間，不自主的在浮沈……

喔，我迫切的想望

你的來臨，想望

那一朵神奇的優曇

開上時間的頂尖！

你爲什麼不來，忍心的？

你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你這不來於我是致命的一擊，

打死我生命中乍放的陽春，

教堅實如礦裏的鐵的黑暗，

壓迫我的思想與呼吸，
打死可憐的希冀的嫩芽，
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給
妬與愁苦，生的羞慚
與絕望的酷慘。
這也許是癡。也許是癡。
我信我確然是癡，
但是不能轉撥一支已然定向的舵，
萬方的風息都不容許我猶豫——
我不能回頭，運命驅策著我！

我也知道這多半是走向
毀滅的路；但

爲了你，爲了你

我什麼也都甘願；

這不僅我的熱情，

我的僅有的理性亦如此說。

癡！想碾碎一個生命的纖微

爲要感動一箇女人的心！

想博得的，能博得的，至多是

她的一滴淚，

她的一陣心酸，

竟許一半聲漠然的冷笑；

但我也甘願，即使

我粉身的消息傳到

她的心裏如同傳給

一塊頑石，她把我看作

一隻地穴裏的鼠，一條蟲，

我還是甘願！

癡到了真，是無條件的，

上帝他也無法調回一個

凝定了的心如同一個將軍
有時調回已上死線的士兵。
枉然，一切都是枉然，
你的不求是不容否認的實在，
雖則我心裏燒着潑旺的火，
饑渴著你的一切，
你的髮，你的笑，你的手脚；
任何的癡想與祈禱
不能縮短一小小寸
你我間的距離！

戶外的黃昏已然
凝聚成夜的烏黑，
樹枝上掛着冰雪，
烏雀們典去了它們的啁啾，
沈默是這一致穿孝的宇宙。
鐘上的針不斷的比着
玄妙的手勢，像是指點，
像是同情，像是嘲諷，
每一次到點的打動，我聽來是
我自己的心的

活埋的喪鐘。

再別康橋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裏的豔影，

在我的心頭蕩漾，

輕泥土的青苔，

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裏，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榆蔭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間，

沈澱着彩虹似的夢。

尋夢？撐一支長篙，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裏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爲我沈默，

沈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沙揚娜拉一首

贈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

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

那一聲珍重裏有甜蜜的憂愁——

沙揚娜拉！

註：沙揚娜拉日語再會。

哈 代

哈代，厭世的，不愛活的，
這回再不用怨言，
一個黑影蒙住他的眼？
去了，他再不漏臉。

八十七年不易容過，
老頭活該他的受，
梳著一肩思想的重負，

早晚都不得放手。

爲什麼放著甜的不管，
暖 and 的座兒不坐，
偏挑那陰淒的關兒唱，
辣味兒辣得口破：

他是天生那老骨頭僵，
一對眼拖着看人，
他看着了誰誰就遭殃，

你不用跟他講情！

他就愛把世界剖著瞧，
是玫瑰也給拆壞；

他沒有那畫眉的纖巧，
他有夜鶉的古怪！

古怪，他爭的就只一點——
一點靈魂的自由，
也不是成心跟誰翻臉，

應真就得認個透，

他可不是沒有他的愛——

他愛真誠，愛慈悲：

人生就說是一場夢幻，
也不能沒有安慰。

這日子你怪得他惆悵，

怪得他話裏有刺：

他說樂觀是『死屍臉上

磨著粉，搽著胭脂。」

這不是完全放棄希望，

宇宙還得往下延，

但如果前途還有生機，

思想先不能隨便。

爲維護這思想的尊嚴，

詩人他不敢怠惰，

高聲著理想，睜大著眼

抉剔人生的錯誤。

現在他去了，再不說話，

（你聽這四野的靜，

你愛忘了他就忘了他

（天弔明哲的凋零！

大帥（戰歌之一）

（見日報，前敵戰士，隨死隨掩，
間有未死者，即被活埋。）

『大帥有命令以後打死了的屍體
再不用往回擲（叫人看了挫氣）
就在前邊兒挖一個大坑，
擊癘了的弟兄們往裏擲，
擲滿了給平上土，
給它一個大糊塗，

也不用給做記認，

管他是姓賈姓曾！

也好，省得他們家裏見了傷心；

娘抱著個爛了的頭，

弟弟提溜着一支手，

新娶的媳婦到手個腰包的腰身！

『我說這坑死人也不是沒有味兒，

有那西晒的太陽做我們的伴兒，

聽我這一抄抄住了老丙，

他大前天還跟我喫烙餅，

叫了壺大白乾，

咱們倆隨便談，

你知道他那神氣，

一隻眼老是這擠：

誰想他來不到三天就做了炮灰，

老丙他打仗倒是勇，

你瞧他身上的窟窿——

去你的，老丙，咱們來就是當死胚！

『天快黑了，怎麼好，還有這一大堆？』

聽炮聲，這半天又該是我們的錢！

麻俐點兒，我說你瞧，三哥，

那黑刺刺的可不又是一個！

嘿，三哥，有沒有死的，

沒開着眼流著淚哩！

我說三哥這麼來，

總不能掣人活著埋——

『吁，老五，別言語，聽大帥的話沒有錯：

見個兒就給錢，

見個兒就給埋

躲開，瞧我的歐，去你的，誰跟你囉！」

季
候

他倆初起的日子，
像春風吹着春花。
花對風說『我要，』
風不同話：他給！

但春花早變了泥，
春風也不知去向。
她怨，說天時太冷；

『不久就凍冰，』他說。

消 息

雷雨暫時收斂了；

雙龍似的雙虹，

顯現在霧靄中，

天矯，鮮艷，生動——

好兆！明天准是好天了。

什麼！又是一陣打雷了，——

在雲外，在天外，

又是一片闇淡，

不見了鮮虹彩，

希望，不會站穩，又毀了。

火車禽住軌

火車禽住軌，在黑夜裡奔：
過山，過水，過陳死人的墳：

過橋，聽鋼骨牛喘似的叫，
過荒野，過門戶破爛的廟；

過池塘，羣蛙在黑水裏打鼓，
過噤口的村莊，不見一粒火；

過冰清的小站，上下沒有客，
月台袒露着肚子，像是罪惡。

這時車的呻吟驚醒了天上
三兩箇星，躲在雲縫裏張望：

那是幹什麼的，他們在疑問，
大涼夜不歇着，直鬧又是哼，

長虫似的一條，呼吸是火焰，
一死兒往暗裏闖，不顧危險，
就憑那精窄的兩道，算是軌，
馱着這份重，夢一般的累墜。
累墜！那些奇異的善良的人，
放平了心安睡，把他們不論
俊的村的命全盤交給了它，

不問爬的是高山還是低窪，

不問深林裡有怪鳥在詛咒，
天象的輝煌全對着毀滅走；

只圖眼前過得，裂大嘴打呼，
明兒車一到，搶了皮包走路

這態度也不錯！愁沒有個底，
你我在天空那天也不休息，

睜大了眼，什麼事都看分明，
但自己又何嘗能支使運命？

說什麼光明，智慧，永恆的美，
彼此同是在一條線上受罪；

就差你我的壽命比他們強，
這玩藝兒反正一片糊塗帳！

聞
一
多

死 水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膽菜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微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讓死水醱成一溝綠酒，
飄滿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聲變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敲破。

那麼一溝絕望的死水，
也就誇得上幾分鮮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你指看太陽起誓

你指着太陽起誓，叫天邊的鳧雁
說你的忠貞。好了，我完全相信你，
甚至熱情開出淚花，我也不詫異。
祇是你要說什麼海枯，什麼石爛……
那便笑得死我。這一口氣的工夫
還不夠我陶醉的，還說什麼『永久』
愛，你知道我祇有一口氣的貪圖，
快來箍緊我的心，快啊，你走，你走……

我早算就了你那一手——也不是變卦——
『永久』早許給了別人，紕繆是我的份，
別人得的纔是你的菁華——不壞的千春。
你不信？假如一天死神拿出你的花押，
你走不走？去去！去戀着他的懷抱。
跟他去講那海枯石爛不變酌貞操！

夜 歌

癩蝦蟆抽了一個寒襟，
黃土堆裏攢出個婦人，
婦人身旁找不出陰影，
月色却是如此的分明。

黃土堆裏攢出個婦人，
黃土堆上並沒有裂痕，
也不會驚動一條蚯蚓，

或頭斷續續一根網繩。

月光底下坐着個婦人，
婦人的容貌好似青春，
猩紅衫子血樣的猙獰，
鬚鬆的散髮披了一身。

婦人在號咷，捶着胸心，
癩蝦蟆只是打着寒慄，
遠村的荒雞哇的一聲，

黃土堆上不見了婦人。

也 許

(葬歌)

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
那麼叫蒼鷺不要咳嗽，
蛙不要號，蝙蝠不要飛，
不許陽光攢你的眼簾，
不許清風刷上你的眉，

無論誰都不許驚醒你，
我吩咐山靈保護你睡，

也許你聽着蚯蚓翻泥，
聽那細草的根兒吸水，
也許你聽這般的音樂
比那咒罵的人聲更美；

那麼你先把眼皮閉緊，
我就讓你睡，我讓你睡，

我把黃土輕輕蓋着你，
我叫紙錢兒緩緩的飛。

一個觀念

你雋永的神祕，你美麗的謊，
你倔強的質問，你一道金光，
一點兒親密的意義，一股火，
一縷縹緲的呼聲，你是什麼？
我不疑，這因緣一點也不假，
我知道海洋不騙他的浪花。
既然是節奏，就不該抱怨歌。
啊，橫暴的威靈，你降伏了我，

你降伏了我！你絢綵的長虹——
五千多年的記憶，你不要動，
如今我只問怎樣抱得緊你……
你是那樣的橫蠻，那樣美麗！

奇蹟

我要的本不是火齊的紅，或半夜裏
桃花潭水的黑，也不是琵琶的幽怨，
薔薇的香；我不曾真心愛過文豹的矜嚴，
我要的婉嬾也不是任何白鴿所有的。
我要的本不是這些，而是這些的結晶，
比這一切更神奇得萬倍的一個奇蹟！
可是，這靈魂是真餓得慌，我又不能
讓它缺着供養；那麼，即便是糝糠，

你也得寡化不是？天知道，我不是
甘心如此我並非懦弱，亦不是愚蠢，
我是等你不及，等不及奇蹟的來臨！
我不敢讓靈魂缺着供養。誰不知道
一樹蟬鳴，一壺濁酒，算得了什麼？
縱提到煙燈，曙壑，或更璀璨的星空，
也祇是平凡，最無所謂的平凡，犯得着
驚喜得沒主意，喊着最動人的名兒，
恨不得黃金鑄字，給粧在一只歌裏，
我也說但爲一闕，鶯賊便噙不住眼淚，

那未免太支離，太玄了，簡直不值當。
誰曉得，我可不能不那樣。這心是真
餓得慌，我不得不節省點，把藜藿
當作膏粱。

可也不妨明說，祇要你——

祇要奇蹟露一面，我馬上就放拋平凡，
我再不瞅着一張霜葉，夢想春花的豔，
再不浪費這靈魂的臂力，剝開頑石
來誅求碧玉的溫潤，給我一個奇蹟，
我也不再去鞭撻着『醜』，逼他要

那份兒背數的意義實在我早厭惡了
那勾當，那附會也委實是太費解了。

我祇要一個明白的字，舍利子似的閃着
寶光；我要的是整個的，正面的美。

我並非囁強，亦不是愚蠢，我不會看見
團扇，悟不起扇後那天仙似的人面。

那麼

我等着，不管等到多少輪回以後——
既然當初許下心願時，也不知道是多少
輪回以前——我等，我不抱怨，祇靜候着

一個奇蹟的來臨。總不能沒有那一天，
讓雷來劈我，火山來燒，全地獄翻起來
撲我……害怕嗎？你放心，反正罡風
吹不熄魂靈的燈，情願蛻殼化成灰燼，
不礙事。因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
一刹那的永恆——一陣異香，最神祕的
肅靜，（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動早被
喝住，時間也止步了，）最渾圓的和平……
我聽見閭闔的戶樞砉然一響，紫霄上
傳來一片衣裾綵縵——那便是奇蹟——

半啓的金屏中，一個戴着圓光的你！

饒
孟
侃

呼 喚

有一次我在白楊林中，

聽到親切的一聲呼喚；

那時月光正望着翁仲，

翁仲正望着我看。

再聽不到呼喚的聲音，

我吃了一驚，四面尋找；

翁仲祇是對月光出神，

月光
照我
冷笑。

招魂

——弔亡友楊子惠——

來，你不要遲疑，

趁此刻難還沒有啼；

你瞧遠遠一點燈光，

漁火似的一暗，一亮——

那燈下是我在等你。

來，你不要遲疑！

來，爲什麼徘徊？

我泡一壺茶等你來。
你看這一隻隻白鶴，
一隻隻在壺上飛着，
是不是往日的安排？
來，爲什麼徘徊？

來，用不着猶豫；
趁我在發楞沒想起，
你祇管輕輕的進來。

像落葉飄下了庭階，
冷不防給我個驚喜。
來，用不着猶夷！

蘅

夢神問我有心事沒有，
我隨口答道『不會，不會！』
她對我指出一面鏡子，
裏面映出的分明是蘅。

笑一笑她把鏡子收起，
我心裏好像打着輾轉，
正想問一問蘅的下落，

不提防夢神已經杳然。

走

我爲你造船不惜匠工，

我爲你三更天求着西北風，

祇要你輕輕說一聲走，

桅桿上便立刻掛滿了帆篷。

無 題

就是世上認不出真面目，
我們也不含糊的過一天；
問他們從海島逃到山谷；
可有誰逃出了這個牢圈？
那麼你爲什麼還要悲歎？

既然世上容不得真面目，
我們爽興熱鬧的做一場，

讓你做歌女背一面大鼓，

我來扮作個琴師的模樣——

撥起了三弦便搖着板唱。

三月十八

——紀念鐵獅子胡同大流血——

『平兒，你回來了！』『是的，母親。』

『你爲什麼走路捲着大襟？』

『那是在路上弄髒了一點，』

『不要緊，讓我去換上一件。』

『兄弟呢，怎麼沒同你回來？』

『他，他許是沒有我跑來快……』

自己難道還不認得回家？

『不是，昨晚我夢見你兄弟……』

一醒來，又聽見烏鴉在啼……』

『我說，你老人家不要迷信；』

烏鴉那兒管得着人的事情！

怎麼，你兩隻眼腫得通紅？』

『那，那是沙子兒，輒得眼痛。』

『吓！你大襟上是血，可不？』

『剛才，噯，遇見宰羊，髒了衣服。』

『平兒，你，你分明是在說謊；』

他，告訴我，
到底怎麼樣？……」

孫
大
雨

訣 絕

天地竟然老朽得這麼不堪！

我怕世界就要吐出他最後

一口氣息。無怪老天要破舊，

唉，白雲收盡了向來的燦爛，

太陽暗得像死屍的白眼一般，

肥圓的山嶺變幻得像一列焦瘤

沒有了林木和林中啼綠的猿猴，

也不再有了山泉對着好鳥清談。

大風抱着幾根石骨在摩娑，

海潮披散了滿頭滿背的白髮，

悄悄退到沙灘下獨自嘆息

去了：就此結束了她千古的喧嘩，

就此也開始天地和萬有的永劫。

爲的都是她向我道了一聲訣絕！

回 答

你問我對她有多少愛，我不知
怎樣回答。愛情是活命的米糧，
不幸這人間缺少了一種衡量；
它也是生命的經緯，可是誰是
造物自己，能把它析了縷，分成絲，
再用天上的尺寸量它底短長？
不過少年人有個共同的信仰，
都信假使沒有它，大家不如死。

我對她的愛可以比作一片海，
零碎的殷勤好比銀白的浮漚，
再沒有人能把它們計數得清；
這海沒大小，輕重，也沒有邊界，
她不愛我，浪頭刀削一般的陡，
愛我時，太陽照着萬頃的晴明。

老 話

自從我披了一襲青雲，憑靠在

渺茫間，頭戴一頂光華的軒冕，

四下裏拜伏着千峯默默的層巒，

不知經過了多少年，你們這下界

纔開始在我底腳下盤旋往來，——

自從那時候，我便在這地角天邊，

離着日夜的頽波，襟角當花箋，

起草造化底興墳，生命底記載，

（登記你們萬衆人童年底破曉，
少壯底有爲，直到成功而歌舞，
也登記失望怎樣推出了陰雲，

痛苦便下一陣秋霖來嘲弄。）到今朝

其餘的記載都已經逐漸模糊，

只瞻星斗滿天還記着戀愛的光明。

朱

湘

美 麗

美麗把裝束卸下了，鏡子

知道它可是真的，還是謊；

他對着靈魂，照見了真相，

照不見「善」「惡」——人造的名字。

不響，成天裏他只深思

又深思——平坦在他的面上，

還有冷靜，明白，不是往常

那些幻影與它們的美疵。

當舖

「美」開了一家當舖，
專收人的心，
到期人拿票去贖，
它已經關門。

雨 景

我心愛的雨景也多着呀：
春夜春夢時窗前的淅瀝；
急雨點打上蕉葉的聲音；
霧一般拂着人臉的雨絲；
從電光中潑下來的雷雨——
但將雨時的天我最愛了。
它雖然是灰色的却透明；
它蘊着一種無聲的期待。

並且從雲氣中不知那裏，
飄來了一聲清脆的鳥啼。

有 憶

淡黃色的斜暉，
轉眼中不留餘跡。
一切的擾攘皆停，
一切的喧囂皆息。

入了夢的烏鴉，
風來時偶發喉音；
和平的無聲晚汐，

已經淹沒了全城。

路燈亮着微紅，
蒼鷹飛下了城碟，
在暮煙的白被中
紫色的鍾山安歇。

寂寥的街巷內，
王侯大第的牆陰，
噓的一聲竹筒響，

是賣元宵的老人。

邵
洵
美

淘美的夢

從淡紅淡綠的荷花裏開出了
熱溫溫的夢，她偎緊我的魂靈。
她輕得像雲，我奇怪她爲什麼
不飛上天頂或是深躲在潭心？
我記得她曾帶了滿望的禮物
蹣跚失意的被洞，又帶了私情
去驚醒了最不容易睡的處女，
害她從悠長的狗吠聽到鷄鳴：

但是我這裏她不常來到，想是
她猜不準我夜晚上牀的時辰，
我愛讓太陽伴了我睡，我希望
夜鶯不再攪擾我倦眠的精神，
也許乘了這一忽的空閒，我會
走進一個園門，那裏的花都能
把她們的色彩芬芳編成歌曲，
做成詩，去唱軟那春天的早晨！
就算是剩下了一根絃，我相信
她還是要彈出她屑碎的迷音，

(這層碎裏面有更完全的縈綿)
任你能鎖住了你的耳朵不聽，
怎奈這一根絃裏有火，她竟會
煎你，熬你，燒爛你鐵石的堅硬。
那時我一定要把她摘採下來，
幫助了天去爲她的詩人懷孕。
詩人的肉裏沒有污濁的秧苗，
胚胎當然是一塊粹純的水晶，
將來愛上了綠葉便變成翡翠，
愛上了紅花便像珊瑚般妍明：

於是上帝又有了第二個兒子，
清淨的廟堂裏重換一本聖經。
這是我的希望，我的想：現在，她
真的來了。她帶了我輕輕走進
一座森林，我是來過的，這已是
天堂的邊沿，將近地獄的中心。
我又見到我會經吻過的樹枝，
曾經坐過的草和躺過的花陰。
我也曾經在那泉水裏洗過澡，
山谷還抱着我第一次的歌聲。

她們也都認識我，她們說：『洵美，春天不見你，夏天不見你的信，在秋天我們都盼着你的歸來，冬天去了，也還沒有你的聲音。你知道，天生了我們，要你吟咏，沒有了你，我們就沒有了歡欣。來吧，爲我們裝飾，爲我們說誑，讓人家當我們是一個個仙人。』我聽了，上下身的血立時滾沸，我完全明白了我自己的運命。

神仙的宮殿決不是我的住處。
啊，我不要做夢，我要醒，我要醒！

蛇

在宮殿的階下，在廟宇的瓦上，
你垂下你最柔嫩的一段——
好像是女人半鬆的褲帶
在等待著男性的顫抖的勇敢。
我不懂你血紅的叉分的舌尖
要刺痛我那一邊的嘴唇？
他們都準備著了，準備著
這同一個時辰裏雙倍的歡欣！

我忘不了你那捉不住的油滑
磨光了多少重疊的竹節：

我知道了舒服裏有傷痛，

我更知道了冰冷裏還有火熾。

啊，但愿你再把你剩下的一段
來箍緊我箍不緊的身體，

當鐘聲偷進雲房的紗帳，

溫暖爬滿了冷宮稀薄的繡被！

女 人

我敬重你，女人，我敬重你正像
我敬重一首唐人的小詩——
你用溫潤的平聲乾脆的仄聲
來細縛住我的一句一字。

我疑心你，女人，我疑心你正像
我疑心一瓣燦爛的天虹——
我不知道你的臉紅是爲了我，

還是爲了另外一個熱夢？

季
候

初見你時你給我你的心，
裏面是一個春天的早晨。

再見你時你給我你的話，
說不出的是熾烈的火夏。

三次見你你給我你的手，
裏面藏著個葉落的深秋。

最後見你是我做的短夢，
夢裏有你還有一羣冬風。

神 光

我吃了太陽你吃了月亮，
又來了個吃不掉的神光；
她不鑲在菩薩的眼中，
她不畫在耶穌的頭上。

啊還有什麼黃昏與黑夜，
地獄的鐵鎖已被她卸下；
半死的鬼都變了上帝，

全死的鬼也登了仙界。

是悲泣是不知名的歡笑，
原是同一園中的花與鳥，
謝的謝了死的也死了，
不謝不死的今夜來到。

我不敢領受又不敢放棄，
我不敢把肉體來換肉體，
我有個靈魂早已飛去，

早飛至找不到的洞裏。

方
令
孺

詩一首

愛，祇把我當一塊石頭，
不要再獻給我；

百合花的溫柔，
香火的熱，

長河一道的淚流。

看，那山岡上一匹小犢
臨着白的世界；

不要說牠愚碌，

牠只默然

嚴守着牠的靜穆。

靈 奇

有一晚我乘着微茫的星光，
我一個人走上了慣熟的山道，
泉水依然細細的在石上交抱，
白露沾透了成的草履輕裳。
幾炷燐火照亮縱橫的榛棘，
一雙朱冠的小蟒向前宛引領，
導我攀登一千層皚白的石磴，
爲要尋那鑄着碑文的石壁。

你，鑄在石上的字忽地化成
玲瓏的白鴿，輕輕飛落又騰上；
小小的翅膀上繫着我的希望，
信心的堅實和生命的永恆。

可是這靈奇的蹟，靈奇的光，
在我的驚喜中我正想抱你緊，
我摸索到這黑夜，這黑夜的靜，
神怪的寒風冷透我的胸膛。

林
徽
音

笑

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

和唇邊渾圓的漩渦。

鮑麗如同露珠，

柔柔的笑，向

貝齒的閃光裏躲。

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

水的映影，風的輕詞。

笑的是她惺鬆的髮髮，
散亂的挨着她耳朵。
輕軟如同花影，
癢癢的甜蜜
湧進了你的心窩。
那是笑——詩的笑，畫的笑：
雲的留痕，浪的柔波。

深夜裏聽到樂聲

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
輕彈着，

在這深夜，稠密的悲思；

我不禁頰邊泛上了紅，
靜聽着，

這深夜裏絃子的生動。

一聲聽從我心底穿過，

忒淒涼

我懂得，但我怎能應和？

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樣，

太薄弱

是人們的美麗的想像。

除非在夢裏有這麼一天，

你和我

向來攀動那根希望的絃。

情 願

我情願化成一片落葉，
讓風吹雨打到處飄零；
或流雲一朵，在澄藍天，
和大地再沒有些牽連。

但抱緊那傷心的標幟，
去觸遇沒着落的悵惘；
在黃昏，夜半，躡着腳走，

全是空虛，再莫有溫柔，
忘掉曾有這世界，有你；
哀悼誰又曾有過愛戀；
落花似的落盡，忘了去
這些個淚點裏的情緒。
到那天一切都不存留，
比一閃光，一息風更少
痕跡，你也要忘掉了我
曾經在這世界裏活過。

仍
然

你舒伸得像一湖水向着晴空裏
白雲，又像是一流冷澗，澄清
許我循着林岸窮究你的泉源：
我却仍然懷抱着百般的疑心
對你的每一個映影！

你展開像個千瓣的花朵
鮮妍是你的每一瓣，更有芳沁，

那溫存襲人的花氣，伴着晚涼：
我說花兒，這正是春的捉弄人，
來偷取人們的癡情！

你又學葉葉的書篇隨風吹展，
揭示你的每一個深思；每一角心境，
你的眼睛望着我，不斷的在說話：
我却仍然沒有回答，一片的沉靜
永遠守住我的魂靈。

陳
夢
家

雁 子

我愛秋天的雁子

終夜不知疲倦，

（像是囑咐，像是答應，）

一邊叫，一邊飛遠。

從來不問她的哥

留在那片雲上？

祇管唱過祇管飛揚

黑的天，輕的翅勝。

我情願是隻雁子，

一切都使忘記——

當我提起，當我想到：
不是恨，不是歡喜。

搖船夜譚

今夜風靜不掀起微波，
小星點亮我的桅桿，
我要撐進銀流的天河，
新月張開一片風帆；

讓我合上了我的眼睛，
聽，我搖起兩支輕槳——
那水聲，分明是我的心，

在黑暗裏輕輕的響；

吩咐你：天亮飛的鳥鴉，
別打我的船頭掠過；
藍的星，騰起了又落下，
等我唱搖船的夜詞。

夜

我頂愛沒有星那時的昏暗，
沒有月亮的影子爬上欄杆；
姑娘，這時候快躡進這門檻，
悄悄的挨近我可不要慌張，
讓黑暗擁抱着祇露出心坎。

掛着你流的眼淚不許揩乾，
透過那一層小青天朝我看；

姑娘，你膽小，這時候你該敢
說出那一句話，從你的心坎——
沒有人聽見，也沒有人偷看。

乘着太陽還徘徊在山背後，
開前瞌睡着那條偷懶的狗；
姑娘，你快走，丟下你的心走，
不要記得，這件事像不會有，
好比一場夢——你多喝了酒。

一朵野花

一朵野花在荒原裏開了又落了，
不想到這小生命，向着太陽發笑，
上帝給他的聰明他自己知道，
他的歡喜，他的詩，在風前輕搖。

一朵野花在荒原裏開了又落了，
他看見青天，看不見自己的渺小，
聽慣風的溫柔，聽慣風的怒號，

就連他自己的夢也容易忘掉。

白馬湖

白馬湖告訴我：
老人星的憂傷，
飛過的水活鵲，
月臺的圓光。

我悄悄的走了，
沿着湖邊的路，
留下一個心願：

再來白馬湖！

再看見你

再看見你。十一月的流星
掉下來，有人指着天歎息；
但那星自己只等着命運，
不想到下一刻的安排。
這不可捉摸輕快的根由。
儘光明在最後一閃裏帶着
驕傲飛奔，不去問消逝
在那一個滅亡，不可再現的

時候。有着信心夢想

那一刻解脫的放縱，光榮
只在心上發亮，不去知道

自己變了沙石，這死亡

啓示生命變異的開端，——

誰說一剎那不就是永久！

我看了流星，我再看你，

像又是一閃飛光掠過我的心，

聽見我自己那些不再的日子：

那些日子從我看見了你，

不論是雨天是黑夜
我念着你的名字，有着生，
有養春光一道的暖流。
淌過我的心。那些日子
我看見你，我只看着
看着你在我面前，我不做聲。
我有過許多夜徘徊在那條街上
望着你住的門牆，一線光，
我想那裏一定有你；我太息
透不進你的窗櫺。只有門前

那盞脆弱的燈好像等着，企望
那不能出現的光明！更慘的
那一聲低的雁子叫過
黑的天頂，只賸下我
站立在橋下。那些日子
我又躑躅在大海的邊岸，
直流淚，上帝知道我；
海水對我驕傲，那雄壯
我沒有，我沒有；我只不敢
再看見青天，橫流的海，

影子跟着我走向我的家。

這些我全不忘記，我記得

清楚，像就在眼前的一刻——

那時候我願望

是一支小草，露珠是我的天堂；

但你另留下一個恍惚，

腳蹣的踪蹟，我要追尋，

我不能埋怨天，我等着。

等着你再來，再來一次

就算是你的眼淚，你的你恨。

可是到了秋天，我才看見
一個光明再跳上我的枯梢
雪亮，你的純潔沒有變更。
我聽到落葉和你一陣
走近我的身邊敲我的門：
你還要一次的投生。
我本來等着冬來凍死，
負愛一個永遠的沈默，
這一回我不能再想，
我聽到春天的芽

撥開堅實的泥，摸索着

細小細小的聲音，低低地

『再看見你——再看見你！』

我是誰

我是誰？是的倘使你想
知道，我一定，一定告訴你
一個完全。我要把心像
描在詩句上，像雲在水裏
映現的影子，不用說謊，
天在上面。人不能騙上帝。
上帝！哦，他啓示我天堂
那兒有真實的美，是透明

在我自己心裏放靈光，
最是純潔，她却不是眼睛
看得着的神聖；這奇麗
可用不着裝飾，她要信心
建造她的宮殿。我自己
不明白，信着這樣一個夢：
夢見一個洞，深到無底，
灰色的燕子成羣飛，有風，
有蜘蛛織的網，滿天穿；
我愛，黑暗裏光明的閃動，

像祕密的關緊在一團
真金中心裏的一小點水，
太陽收不起，也曬不暖
她的心；容她自己去讚美
永恆的亮。我就最甘願
長遠在不透風的夢裏睡。
睡呀！這話可說得太遠，
不是，你想要聽我的身世？
我寒傖，講來真要紅臉。
我輕輕掀過二十張白紙，

有時我想要寫一行字。

我是一個牧師的好兒子。

方
瑋
德

海上的聲音

那一天我和她走海上過，
她給我一貫鑰匙一把鎖，
她說：『開你心上的門，
讓我放進去一顆心，
請你收存，
請你收存。』

今天她叫我再開那扇門，

我的鑰匙早丟掉在海濱。

成天我來海上找尋，

我聽到雲裏的聲音——

『要我的心，

要我的心。』

幽
子

每到夜晚我躺在牀上，
一道天河在夢裏流過，
河裏有船，船上有燈光，
我向船夫呼喚：
『快搖幽子渡河。』

天亮我睜開兩隻眼睛，
太陽早爬起比樹頂高。

老狄打開門催我起身，

我對自己發笑：

『幽子不來也好。』

風 暴

滿天刮起一團風暴，
電火在林子裏奔跑，
這不是風聲，誰在叫；
一張臉湊近耳朵，
（一堆熱情，一把火。）
『愛，別怕，是我！』

一團風暴起在心底，

漆黑我看不清天地，
這分明是在白晝裏，
沒有雷，風也不吹，
一隻影子向前飛，
『呵，天，那是誰？』

微 弱

我在數天上的星，

我問：是那一顆星

正照着她的家鄉？

星子不做聲，

這一夜

露水落在我的臉上。

我走過一條江水，

我問「是那個時候
你流過她的家鄉？」

水不答我話，

這一夜

沉默落在我的臉上。

梁
鎮

晚 歌

西去的太陽！我請你，啊，停一停！
把消息帶去給我遠方的愛人：
說我跟從前一樣的戀她心切，
我的心腸有你太陽那般赤熱。

你從東方爬起，朝着西方舉步，
每天只走着一條不變的線路，
碰見我愛人的面，要替我說到——

說我在這兒，依舊在爲她顛倒。

默示

絃琴已經沉到了海底，
月亮不再露她的圓光，
地平上浮起一道霞彩，
使我歡喜，也使我絕望。

愛，這時候我在玩味
你的嘆息，你的眼淚。

最溫柔的四月，他們說；
花在迸發，林鳥在誦唱。
你聽，那綠野上，幽谷內，
蜂羣顫動金色的翅膀。

愛，這時候我挨近你，
低聲喚出你的名字。

天是那樣青，又那樣美，
隱約傳來城市的喧響；

啊，寧謐的生命的偉力，
你在從穹蒼慢慢下降！

愛，我怎能說這默示
在我們心裏會消逝？

想 望

爲甚麼我不能忘記你，南國的高原？

我依然聽見你金蛇的響，猛虎的嘯；

還有那雪亮的刀光一直接到上天：

那終年倒掛在雲霧裏嘶喊的飛瀑。

那裏紆曲的河堤挺着一株株扁柏，

橄欖樹下有處女桃色的面龐閃亮。

麋鹿在高岡上羞怯得發慌，它望着

那原野上麥浪和白日交織的流光。

我想：我一天要去，去永遠歇在那裏，——

看秋鷹摩着青天旋轉，聽燕子啁啾；

用手撫住胸口摸索我從前的劇痛，

我要騰出工夫聽憑眼淚緩緩的流！

卞
之
琳

望

小時候我總愛望清明的晴空

把它當作是一幅自然的地圖：

藍的一片是大洋，白雲一朵朵

大的是洲，小的是島嶼在海中；

大陸上顏色深的是山嶺，山叢，

許多孔隙，裂縫是冷落的江湖，

還有港灣像在望風帆的歸途，

等它們報告發現新土的成功。

如今正像是老話的滄海桑田，
滿懷的花草換得了一片荒煙，
就是此刻，我也得像一隻迷羊，
帶着一身灰沙，幸虧還有蔚藍，
還有彷彿的雲峯浮在縹渺間，
倒可以抬頭望望這一個仙鄉。

黃 昏

「我看見你亂轉過幾十圈的空磨，
看見你塵封座上的菩薩也做過，
你叫床鋪把你的半段身子托住。
也好久了，現在你要幹什麼呢？」
「真的，我要幹什麼呢？」

「你該知道的罷，我先是在街路邊，
不知怎的，走進了更冷清的庭院，

又到了屋子裏，又挨近了牆根前，

你替我想想看，我那兒去好呢？

『真的，你那兒去好呢？』

魔鬼的夜譚

夜裏一個魔鬼、

對着一座孤墳

〔孤墳裏的少女

在世時真多恨！

爲的是她很美，

很美又很多情）

提起了沙喉喘，

彈起了小手琴，

唱——

起來罷，我底愛！

我給你一面明鏡——

這是我覓來的寶，

死水上面的黑冰——

照照看，你現在是

剛在開花的時候：

我愛你蠟樣的臉，

我愛你鉛樣的口！

你要抹粉也可以，
用這一瓶白的雪；
你要塗脂也方便，
用這一杯紅的血！

害羞嗎？我的面鏡——
一方軟的蜘蛛網；
那兒有軟的坐墊——

一隻發腫的死狼：

我們去坐看月亮
在西天邊上病倒，
她死了也不要緊，
我們有磷火照耀。

你可愛緊湊的抱，
你可愛服貼的吻？
我有蛇一般的臂，

我有蠶一般的唇。

快起來罷，我底愛！

我們叫鷓鴣唱歌，

還叫破鐘敲拍子，

我們一塊兒舞蹈！

寒 夜

一爐火。一屋燈光。

老陳捧着個茶杯，

對面坐的是老張。

老張銜着個烟捲：

老陳喝完了熱水。

他們（眼皮已半掩）

看着青烟飄蕩地

消着，（又像帶着醉）

看着煤塊很黃的
燒着，哦，他們昏昏

沉沉的，像已半睡……

噓！哪兒來的鐘聲？

聽雨下，三下，四下……

沙沙，有人在院內

跑着，『下雪了，真大！』

俞
大
綱

她那顆小小的心

那一晚，天黑，也沒有星，

我和她，數着成串的街燈，

我們並肩走去，一盞，兩盞，三盞，……

看不分明，也數不清，

我說『別再數，這沒意思的街燈，

我有一盞，明亮，活跳，永遠照着我，

那是你——你那顆小小的心。』

這一晚，天黑，也沒有星，
我和她，又來到街燈下步行，
頭上照着，一盞，兩盞，三盞，……
我們不再數，也數不清，
四圍像死去，沒有聲音，
這下我聽見自己說話的靈魂，
他說『今天，你該知道，照着你，
祇有街燈，可怕的年月，
淹沒有她那顆小小的心，
你別傻，誰還肯給你一點光明。』

你

我時常看見你，
在我夢境裏淹留，
阿，只是一片影子，
像白雲般飄流。

在那溪澗裏，時常
閃動着你的星眸，
一顆露珠上又有

你眼角滴下的愁。

清風，或長虹裏，

我看見，我聽見你：

輕輕的你招呼我，

在說，『我在這裏！』

沈祖棻

瓶 花

我沒法安排這寂寞的心境，
像黃昏拋不了孤零的雁影，
我不敢說我思量你，
爲的是這無從想起，

一瓶的花追悼過去的光陰。

我沒法安排這思家的心跳，
瓶花開不了故鄉的歡笑，

掉了，一瓣也搖着深秋，
硯池裏有漂泊的輕舟，
跟着我的心，一起給霜風憑弔。

港口的黃昏

黃昏天，海風帶了哨子吹，
一羣白鷗亂趕着浪花飛，
遠遠的是明礁，礁上的紅燈，
我想，我該安排下平和的睡。

最難遣是走不完的日子，
有人苦着挨，也有人歡喜；
我貪圖像一帶隔水的西山，

每每冷輕輕的把陽光收起。

沈從文

頌

說是總有那麼一天，
你的身體成了我極熱的地方，
那轉灣抹角，那小阜平岡，
一草一木我全知道清清楚楚，
雖在黑暗裏我也不至于迷途。
如今這一天居然來了。

我嗅慣着了你身上的香味，

如同吃慣了櫻挑的竹雀，

辨得出櫻挑香味。

櫻桃與桑葚以及地莓味道的不同，

雖然這竹雀并不曾吃過

桑葚與地莓也明白的。

你是一枝柳，

有風時是動，無風時是動；

但在大風搖你撼你一陣過後，

你再也不能動了。

我思量永遠是風，
是你的風。

對 話

你說『我請你看你自己腳下的草，
如今已經綠到什麼樣子！

你明白了那個，

也會明白我爲什麼那麼成天做詩。』

『你說水不會在青天沉默的，

它一定要響；

鳥不會在青天沉默的，

它一定要唱；

你爲什麼自己默默的，

要我也默默的？」

『可是，你說的那草，
它也是默默的。』

我歡喜你

你的聰明像一隻鹿，

你的別的許多德性又像一匹羊；

我願意來同羊溫存，

又耽心鹿因此受了虛驚；

故在你面前只得學成如此沉默，

（幾乎近于抑鬱了的沉默！）

你怎麼能知？

我貧乏到一切：

我不有美麗的毛羽，

並那用言語來裝飾他熱情的本能也無！

臉上不會像別人能掛上點殷勤，

嘴角也不會怎樣來常深著微笑，

眼睛又是那樣笨——

追不上你意思所在。

別人對我無意中念到你的名字，

我心就抖戰，身就沁汗！

並不當到別人，
只在那有星子的夜裏，
我才敢低低喊你的名字。

悔

生著氣樣忽忽的走了，
這是我過的錯罷。

棋杆上的旗幟，爲風激動，
颺于天空，那是風的過錯。

只請你原諒這風並不是有意！

春天來時，一切樹上蘇生，發芽，
你是我的春天。

春天去了能再歸來；

難道你就讓我一直萎悴下去麼？

倘若你來時，

願你也偷偷悄悄的來；

同春一樣：莫給人知道，

把我從蒼鷺中搖醒。

你贈給我的那預約若有憑，

就從夢裏來也好罷。

在那時你會將平日的端重減了一半，
親嘴上我詎恣肆不拘。

無 題

妹子，你的一雙眼睛能使人快樂，

我的心依戀在你身邊，比羊在看羊的

女人身邊還要老實。

白白臉上流着汗水，我是走路倦了的人，

你是那有綠的枝葉的路槐，可以讓我歇憩。

我如一張離了枝頭日晒風吹的葉子，半死，

但是你嘴唇可以使它潤澤，還有你頸、頸同額。

夢

我夢到手足殘缺是具屍骸，
不知是何人將我如此謀害？
人把我用粗麻繩子吊著頭，
掛到株老桑樹上搖搖蕩蕩。

仰面向天我臉是藍灰顏色，
口鼻流白汗又流紫黑污血：
岩鷹啄我的背膊見了筋骨，

垂涎的野狗向我假装啼哭，

薄 暮

一塊綢子，灰灰的天！

貼了小的「亮圓」——

白紙樣剪成的「亮圓」！

我們據了土堆，

頭上草虫亂飛。

平林漠漠，前村模樣，

烟霧平平浮漾——

不見一盞小燈，
遙開喚鷄聲音。

註：「亮圓」苗語月。

楊
子
惠

『回來啦』

黑夜的毛手緊貼着紙窗，
老鼠也不敢來樑上張望。
暗害裏成了靜寂的死城，
有時却偷出『回來啦』一聲。

燈火已點得像半絲荳芽，
彌留着欲落未落的燈花。
有一個婦人在燈下問卜，

她的孤影在寒壁上起伏

她放上煙袋又拏起針篋，
又時刻的揭開窗帷探望：

『冰兒阿，冰兒，你怎不回來？
可知道母親的心臟裂開。』

『難道又是殘葉吹土走廊？
這分明是冰兒脚步在響。』
她一心去聽那門聲呀，

却沒留神房裏暗了燈花。

『冰兒回來啦！你到了那裏？』

李順呢？怎麼他沒找着你？』

她走上去吻她兒子的臉，
她笑得像黑雲鑲着銀邊。

忽然一聲鷄啼報了五更，

接着又陰風吹滅了油燈。

她再叫聲『冰兒』却沒答應，

祇聞到陣血腥摸不着人。

暗室裏成了靜寂的禁城，

有時還漏出『回來啦』一聲。

黑夜的毛手還貼着紙窗，

老鼠再不敢來樑上張望。

鐵樹開花

毛三的臉有墓碑那樣冷重，他走起路來更沒一點聲音；如果看見孩子們嚇得亂跑，定是他背着鋸子走過街心。他背着鋸子輕輕走進店裏，盤起辮子一聲不響的做活；他從鋸聲裏想到骨屑亂飛，

擎着斧頭又看見鬼劈腦殼。

一面胡思亂想他一面做活，忽然病的兒子在眼前一晃：『難道做成棺材是給兒子睡？』他心裏一陣刺痛皆在地上。

他回家看見屋裏滿是陰氣，妻子正嘶着嗓子伏在靈前。他一面燒着紙錢一面號哭。

索性把傢伙也都扔在裏邊。

她

人說上帝是個勇士的形相，

一身多少英雄氣概；

我說上帝像個嬰孩的模樣，

一心滿是天真的愛；

不然上帝怎能創造她的心，

除非把自己的心靈作模型。

人說上帝是個老翁的形狀，

萬縷銀絲披滿肩背；

我說上帝像個妙齡的女郎，

像白蓮在風中搖擺；

不然上帝怎能創造她的形，
除非把自己的樣子作模型。

朱
大
楠

笑

赤霞紗裏跳着一炷笑，
輕盈的，是紅燈的火苗，
有的笑，溫慰你暗淡的長霄。

翠羽湖裏搖着一炷笑，
清癯的，是白蓮的新苞，
有的笑，清醒你昏沈的初曉。

青銅鞘裏晃着一柄笑，
霍霍的，是雪亮的寶刀，
有的笑，斬斷你靈府的逍遙。

春 光

綠蠟箋上烘出一片雲霞，
是杏花倩影投映浮萍窪。
窪裏瀾迴着淺碧的螺旋，
和淡青的香篆裊裊的牽。
春光撩起這流動的春光。

默向涼秋

天平孤雁一聲嘆息，

地上平添一段蘆枝，

疑猜：這蘆枝是從故鄉帶來？

咽露的草虫在牆陰，

吐一聲迴盪的哀鳴，

忍耐，和黃葉同聽霜風安排。

吹透不禁風的薄衣，

緊逼着澈髓的寒氣，
待熱酒來溫慰涼秋的愁懷；
晚風撕碎芭扇的影，
蝙蝠弄簷前的黃昏，
伏爬向心頭，籠虛庭的暮靄。

淡
忘

比經驗，我不敢和你們誇多，
但心裏的乾淨誰比不上我。
這心靈的磁罣裏感的就少，
還從痺弱的記憶完全漏掉。

看雨後的天空，我愛它乾淨，
比水的清，水裏沒有片烏鱗：
一網打盡充滿雲天的魚鰓，

攔天的網是絲絲冷雨織就。

磁罌裏不給你清水的供養，
你烏鱗也沒法到心裏潛藏。
你羸弱的記憶，我真心讚美：
漏掉的經驗比那冷風霏微。

感慨太多

天綑着長的苦臉沒拉開，
紅日烘不透地上的綠苔，
天天瞧着這愴心的煩悶，
天天熬着我愴心的煩悶。
也別笑我的感慨太多，
人生就在這陰霾裏過。
雨夜聽簷滴和溝流鳴咽，

風夜聽落葉如濤的狂掀，
枕上夜夜聽不斷的嘆息，
枕上夜夜聽不斷的嘆息，
也別笑，我的感慨太多，
人生就在這風雨裏過。

落日頌

在大暑天不勞你魯陽揮戈，
還望后羿的神箭再射日落；
但喝退了狂吐凶焰的金烏，
這青草塘池裏的鼓吹一部，
他偷藏西山背後喘氣吁吁，
微芒的殘餘噴散淡霞淒迷，
豆麥的清芬彌漫山野水田，
這天邊也不容他餘影依戀。

看他懊惱的終褪淡了光華，
靜默裏安息着勝利的青蛙。
成羣結隊的螢蘆葦裏遊玩，
綠紗影裏掩映着紅燈一串，
密葉裏青蟲奏着細樂婉轉，
伴我們享用這晚涼的盛筵：
來慶賞這鼓手豐偉的奇蹟，
他戰退后羿射不掉的紅日。

劉
夢
章

鐵路行

我們是鐵路上面的行人，
愛情正如兩條鐵軌平行。
許多的枕木將它們牽連，
却又好像在將它們離間。
我們的前方像很有希望，
平行的愛軌可繼續添長：
遠遠看見前面已經交抱，

我們便努力向那兒奔跑。

我們奔跑，到交抱的地方，
那鐵軌還不是同前一樣？
遙望前面又是相合未分，
便又勇猛的向那兒前進。

愛人祇要前面還有希望，
祇要愛情和希望樣延長，
誓與你永遠的向前馳驅，

直達這平行的愛軌盡處。

最後的堅決

今天我才認識了命運底顏色，

——可愛的姑娘，請您用心聽；

不再把我的話兒當風聲！——

今天我要表示這最後的堅決。

我的命運有一面顏色紅如血；

——可愛的姑娘，請您看分明，

不跟瞧我的信般不留神！——

我的命運有一面顏色黑如墨。

那血色是人生底幸福的光澤，

——可愛的姑娘，請爲我鑒定，

莫謂這不干您什麼事情！——

那墨色是人生的悲慘的情節。

您的愛給了我才有生的喜悅，

——可愛的姑娘，請與我憐憫，

莫要把人命看同鵝絨輕！——

您的愛不給我便是死的了結。

假使您心冷如鐵的將我拒絕；

——可愛的姑娘，這您太無情，

但也算替我決定了命運！——

假使您忍心見我命運的昏黑。

這倒強似有時待我夏日般熱；

——可愛的姑娘！有什麼定準？

倘上帝特令您來作弄人！——

這倒強似有時待我如嶺上雪。

生辰哀歌

——遙寄我的媽媽——

今天，是我這無盡期的飄零人的生辰，
脆弱的心早裸上了人生的苦恨層層，
牠如像是黑夜裏被烏雲埋沒的孤星，
雖有晶瑩的本體，也放不出一線光明！
這生辰，這青春逃遁時留存下的記痕，
我苦恨的心回到了明媚，浩大的洞庭，
那洞庭之濱有母親生下我來的地境，

那兒，母親曾經流淚消磨了她的年青；

夕陽光裏微微顫動的洞庭波，

都是她哭夫跟我思親的泪顆！

這生辰，這青春逃遁時留存下的記痕，
我苦恨的心重憶起念年久別的母親；
母親！在這感慨的生辰，我是向您感恩，
還是逆情地昧心地對着您表示怨憤？
生我時便一齊開始了您流泪的命運，
三年，我便離去了您孤身的到處飄零；

如浮萍，似斷線的風箏，我在人間鬼混，
遇的只有冰冷，二十年與人漠不關情！

母親！這是您當日鑄的大錯，
不該生下我！但您爲什麼生我？

既生了，就該永恆不讓我離開您底身，
爲甚麼早把我拋棄？那時尙行步不穩！
我自上人生的戰場，闖進人生的魔陣，
到今已是遍身傷痕，猶沒有法兒逃奔，
別去風光明媚的故鄉爲的家人兇殺，

爲了迫尋絕影的真情我曾憂悶成病，
我也曾不幸被那紅齒的嘴唇誘引，
不自主地向那桃色的女郎低首下心：

母親！您說我從她得着了甚麼？

嘗的飄際痛苦，望着鏡裏歡樂！

今天，是我這無盡期的飄零人的生辰，
不對母親感恩，只向她哀歌我他怨恨！
母親！假使您將我生得木石一般無情，
也省得被誘引來此迷惑的情場馳騁，

假使您將我生得跟鹿豕一般的愚蠢，
也好沉默地無抵抗忍受世人的欺陵，
但是這沾執的痴情與這自誤的聰明，
使我負創，猶在人生的陣上轉戰不停；

母親！這是您當年鑄的大錯，
不該生下我！但您爲什麼生我？

致某某

雀鳥喧噪在門前的樹間，

晨光偷進我深沈的夢境：

驚醒後起來奔赴到院前，

領略朝陽初現時的美景；

但我重憶起了你底華顏，

你比朝陽還要嬌艷幾分！

炎日燃燒在清郎的中天

樹蔭下祇有我獨在納悶：

碧澄澄的池水蒸發升烟。

我春情的海潮已經沸騰，

但我重憶起了你的情愔，

你比炎日還要熱烈幾分，

夕照懸掛在幽邃的林邊，

向人間贈送最後的離情：

歎氣似的吐輕霧在樹巔，

縷縷烏繞穿過黃昏底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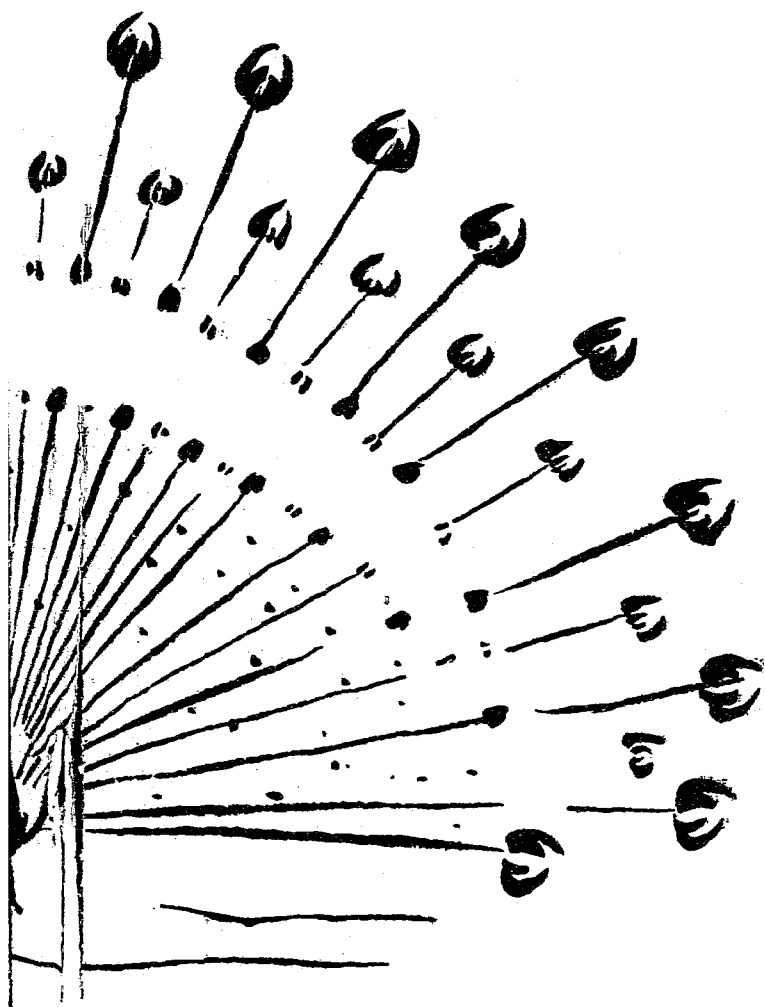
但我重憶起了你底愛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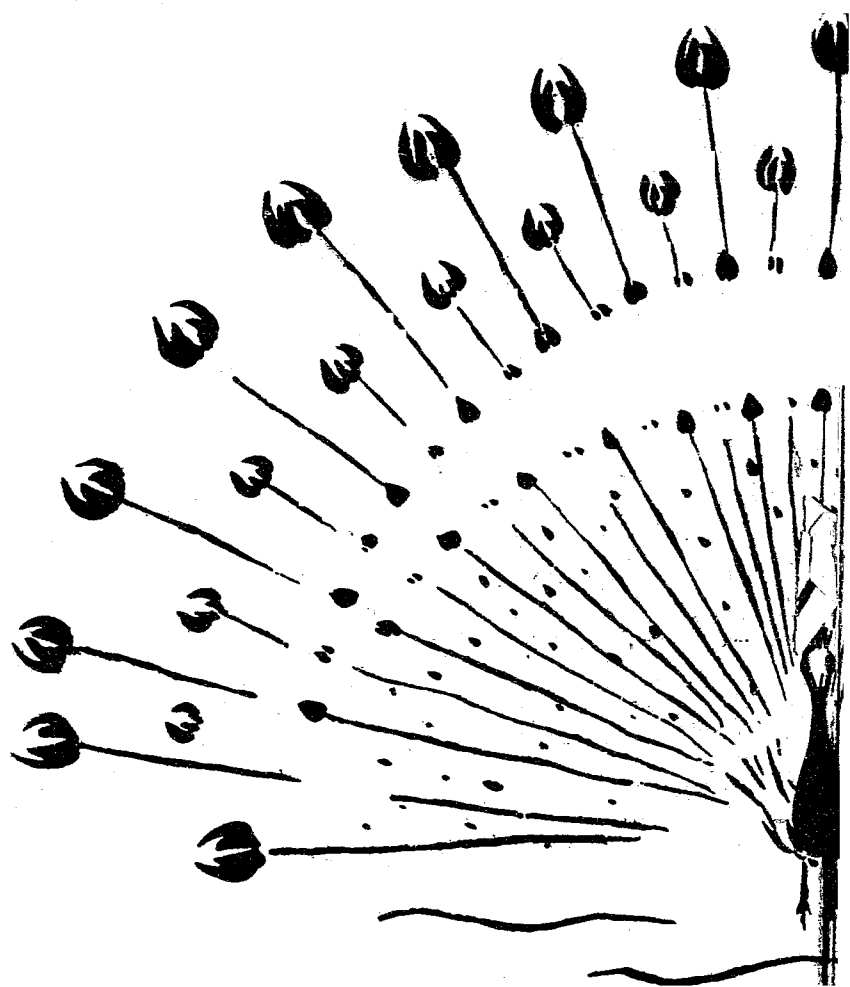
你比夕照還要纏綿幾分！

示 嫻

請將你的心比一比我的心，
倒看誰的狠，誰的硬，誰的冷？
爲你我已經憔悴不成人形，
啊嫻！到如今你才問我一聲：
你當真愛了我嗎？人，你當真？
但我總難信愛人會愛成病，
你還在這般懷疑我的病深。

啊，網！你把世界看得太無情，
今後只有讓我的墓草證明：
它們將一年一年爲你發育。





新月詩選

實價七角

一九三一年九月初版
一九三三年四月再版

版權所有

編者 陳夢家

出版者 邵浩文

發行者 新月書店

新月書店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
分發行所：北平米市大街

82

75 2943



X

\$0.70